

趋炎附势的历史

原来，历史也是趋炎附势的。

李世民杀兄屠弟，登上了皇位，纵然给了天下一个太平盛世，然而手足之情灭于杀戮之中，终究有其残忍之处。

当然，老百姓并不关心谁坐天下，在他们看来，君王只有好坏之分，而无甲乙之别。后人宽容地为他开脱，略其小恶而存其大义。再说，哪有权力不带血腥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流血，从来平常。那血迹，经过几千年的洗涤，也早已失去了腥味。只是，身处其间，感受最深切的，应该是当事人吧？不知道李世民杀兄之时可有片刻的犹豫？他夺这个天下许是出自自负和雄心（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说是阴谋和野心也未尝不可以）。可是身边的将士热血沸腾，他们要杀的，是敌人，而李世民要面对的，却是自己的手足。李渊得知玄武门之变后，一夜尽显老态，不久退位，或许有年迈不支的缘故，但是我想，他是让权力寒了心。

后来，国富民强，歌舞升平。人人庆幸天赐明君。仿佛，倒在玄武门前的李建成肯定是昏君。从历史上看，李建成亦不乏才干啊。只是一步之错，满盘皆输，他不仅失掉了皇位，也失去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。在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、小说传奇中，他被丑化成一个胸无大志、淫乱作乐、居功自傲的人，他身死命殒理所应当。而秦王李世民，却愈发地意气风发。玄武门前那一幕人伦惨剧，那弟弟向哥哥发出的夺命箭，也被诠释成不得已而为之。我们今天所知，是李建成的苦苦逼迫和忠诚将士的请命使悲剧上演，而英雄秦王，本想一再忍让，但为了天下苍生，舍小义而取大义。玄武门的血光、兄弟反目的悲剧，就这样被历史清描淡写地带过，留下的，是一位煌煌名君。

成王败寇，王者的光环总是被历史不断地放大。而缺点，却总是被历史自然地抹平、修饰，直到他们的人生，画成一个完美的圆。而败者，永远在胜者的光环下，不得翻身。失败者没有故事，从来如此。

我们需要英雄，于是英雄从来无所不能；我们呼吁高尚，于是高尚从来完美无缺。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，是他们的事迹串起了历史。而我，在此，愿为玄武门的亡魂略敬薄酒一杯。

（许波）



女思考者

那尊著名的“思考者”塑像，是一个裸体的青年男子，望着肘，注视远方，想着什么……

那男子究竟在想什么？谁也不知道。有一则笑话说，他在想——唔，我的衣服，到哪里去了呢？

当男人思索的时候，女人在干什么？虽然没有谁敢明说女人是不会思考的，但传统的文化是那样漠视女人的思考。仿佛女人们不用脑，而只是用头发、指甲、肚子和脚……想入非非。因此，女性的思考是拙劣和次等的，在重要的场合，不必听取她们的声音。这种思考上的歧视，绵延不尽，如无所不在的风，你抓不住

它，但无时无刻都能感觉到它的浸淫。

据新的研究证明，人类的智力遗传主要来自母亲，而父亲则更偏重于传达情感的链条。一个冤案翻了过来。在这之前，人们通常以为智力来自男性，而情感来自女性。那种以为女性是一个缺乏智慧的性别，或者认为女性智力较之男性先天欠缺的说法，在生理学的层面上已全然崩溃。

智力不等于智慧，但和智慧密切相关。有翅膀的不一定会飞，比如鸡和鸭子。但会飞一定要有健硕的翅膀，比如鸟和雨燕，比如鸿鹄和鲲鹏。

女性既然是智力汹涌之海，

女性也将是和必是强有力的智慧思想家。

我们思考山岳和海洋，因为女性的生命和发展与自然密切相关。我们思考战争与和平，因为女性参与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。有了女性慈爱的引导，战火的硝烟将淡薄消散。我们思考科学和技术，因为它是人类繁衍昌盛的必需和地球联络宇宙的信号。我们思考家庭和孩子，因为它是神圣的花园和晶莹的蓓蕾。我们思索自己的身体和灵魂，因为它是女性出发的锚地和翱翔的天穹。

女思考者，世界将倾听你伟大的声音。

（毕淑敏）



深秋荡舟

赵本亮 摄

多疑

动物一生，时时面临着危险，今天还活得好好的，明天就有可能成为天敌的盘中餐。因此，动物出于防范本能，对任何事都揣着疑心，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北美绿鸟是住在海边岩石上的一种候鸟，一生多疑，每次从外边回到巢穴，都要站在窝边左顾右盼，长达半小时不肯进洞，惟恐洞里有埋伏。当小绿鸟出生后，大绿鸟会更加多疑，洞边的一切都成为它怀疑的对象。因此它们成天将小绿鸟叼在嘴里，从一块岩石上叼到另一块岩石上，用不断转移的方式缓解自己的疑心。而很多小绿鸟，因为被大鸟叼来叼去，通常在出生后不到十天，便摔死在岩石上，或是葬身大海。北美绿鸟因疑心付出的代价，正与自己的初衷完全违背。

蚂蚁的一生总是在忙着搬家，兴师动众、长途跋涉。它们总要把洞穴里的食物不断地运到新的洞穴去。这并非只是因为躲避雨季中的大雨，而是因为疑心，总怕食物被别的蚂蚁群搬走。实际上，蚂蚁从乙洞搬到甲洞，也不过几尺远，最长的也不过几米远。这种搬家，完全是徒劳之举。它们却不得不为了缓解由疑心引起的焦虑而如此劳碌，这已经成了蚂蚁一代又一代

的传统。疑心使蚂蚁变成了终身的苦役。

日本灰松鼠只吃一种红塔松的松子，而红塔松的松子只有在秋天才能完全成熟，食物短缺使它们的生活总处在艰难中。秋天，是灰松鼠最忙的季节，每天都要费力屯积大量的食物，好把冬春两季的食物都准备好。但囤积好后，它们总对自己洞中的食物不放心，惟恐被别的松鼠偷去。于是，它们会往屯积的松子上不断地尿尿。日本灰松鼠有一个特点，谁也闻不得同类的尿味，所以，往食物上尿尿便是一种法子，但它们不懂得这样食物就会腐烂。到食物真的腐烂时，它们又将来之不易的食物清除出洞，再去屯积新的食物……周而复始。本来可以丰衣足食的灰松鼠，因为自己的多疑而终身不幸。

墨西哥母鳄鱼产蛋后，会突然间变得非常疑心。小鳄鱼一出生，母鳄鱼便会准时跑到沙滩上去照顾，将小鳄鱼一只只地叼进嘴里，运往大海。但如果这时有敌人侵犯或是母鳄鱼感到某种危险，它就会将小鳄鱼吞进肚里加以保护。于是，母鳄鱼反而成了自己孩子的杀手。能够幸免活下来的，反而是那些没有受到保护，被遗忘在沙滩上的小鳄鱼。

大漠沙兔的疑心，使自己每时每刻都处在惴惴不安中。它们总是怀疑敌人会从洞口上冲进来将自己吃掉。于是，大漠沙兔每做一个窝，最少要挖九个以上的出口供自己逃生。本来该是温暖的家，却被它弄得四面透风，成了地地道道的寒洞。冬天一来，大风从这个洞口进，从那个洞口出，洞穴形成了刺骨的风道。大漠沙兔的窝，也就成了沙漠中最冷的冰窖。冬天，大风天气，一夜之间，沙兔便会被冻死在自己的窝里。大漠沙兔的疑心使它们不得不自掘坟墓。

从动物的疑心上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多疑给它们一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灾难。疑心越重，灾难越深，甚至连性命也被葬送。

上苍对天下的生灵是平等公正的，它一直都在惩罚着多疑的物种，无论你是哪一种生灵，过分的猜疑只会使你过多的失去。

幸亏人类的疑虑是有限的，从而避免了许多惨痛的付出和不必要的灾难。疑心是一种病态。对于一个多疑的人来说，哪怕他的一生再富有，也很难成为真正幸福的人。从人的一生来讲，少一点疑心，也就多一点安然，少一点猜测，也就多一点自在。

（星竹）



一根皮筋

无论银行，还是邮局，都会为顾客准备写字笔和老花镜，不过丢失现象也很严重。最初，一个银行平均每天要丢五六支笔，每两天要丢一副花镜。钱并不多，但却很麻烦，顾客也会工具缺失而埋怨。

丢失的原因，多是因为人们的自然习惯，办理完业务，顺手便把笔或花镜装进了口袋，当然也有故意拿走的。

没有办法，银行、邮局等一些服务部门，便在笔和花镜上拴上了皮筋，固定在写字台上。皮筋是细细的那种，可以轻松拉很长。如果皮筋断了，服务人员便在笔或花镜上拴上一根小线代替。开始人们也怀疑这种办法是否灵验，谁想，笔和花镜果然从此不再丢失了。

无论是皮筋，还是小线，其实都没有多大受力。皮筋在使用数天后，拉力便急速下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要想将笔或是花镜拿走，是轻而易举的事。说得更确切一点，皮筋和小线其实都无法真正地防止想要拿走笔和花镜的人，那只是一个摆设。但笔和花镜确实不再丢失。

在城市街头，我们常会看到交通协管员拿着小旗子拦截着行人不要闯红灯，但效果并不好。在公共汽车站，乘车人也很难听从服务人员指挥，车一来大家蜂拥而上。但只要你将一根皮筋或小绳作为“栏杆”拉起来，奇迹便会发生，人们便会自觉地站在皮筋的后面。

一根小小的皮筋，竟然能拦住众人。大家在一根皮筋面前规规矩矩，等着绿灯的开放。如果有人强行，一根皮筋的受力根本不管用。但它仿佛就是一道墙，人们都很听话，这现象让许多人困惑。

美国的公共设施部门，曾对此现象进行过专门研究。他们在施工道路上拉起一条细细的红线，红线的拉力不足半公斤，不要说车辆行人，就是一阵大风也会把它刮断，因为它是纸的。但只要看到它的行人和车辆就会止步。研究的结论是，一根线的拦截，哪怕它是虚的，也会比任何文字的提示要管用。因为这是人的本能，在海底，潜水员拉起一条小线，鱼们就会绕过它。在草原，人们同样拉起一根小线，动物们不是踏过去，就是跳过去，从不会考虑这条线一碰就断。

心理学家对这一现象分析后指出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更注重“线”的存在，而不是文字的警告。一支被小线拴住的笔，那怕它的力量再小，人们也会感到它的强大。一根再无力的皮筋，只要横在路口，人们也会认为它就是一道实在的栏杆，与一道木栏，一道铁栏没有区别。只是它更温柔，更人性化。在国外，人们更多地是利用小线、皮筋一类的物件做公共围栏，因为它属于温柔的提示，比那些强硬的措施更容易让人接受。

如今许多发达国家，越来越讲究用这种人性化的措施作为公共场所的警告与提示。

生活中，需要提示和警告的事情方方面面，这种漫不经心的温馨方式大概才最合适我们人类。它有一种“点到为止”的奇妙作用在其中。虽然带着警告的意味，但更多的却是温馨。

（佚名）